



散文

不要等河流醒来

○安卡

许多年前,我住在渠江边一个乡镇。夏天涨洪水,我跟着大人们爬上磨盘山看稀奇。浑浊的江水滚滚而下,像是一场盛大的表演,全然不知洪水与粮食的关联。后来顺江而下离开家乡去念书,依然是在渠江边,却有了摆脱了一眼可望而不可即的生活的快感。仿佛下游和上游已不是同一条河流。江水的记忆只剩下一些片段,比如周末的野餐,回家的遥远。那时父亲在重庆谋生,假期便常常跟随父亲呆在重庆。城市的烟尘与繁华早已盖过野餐的欢乐。当公路从城市不断延伸,在我心里,渠江已悄然沉睡。

多年后,在看过长江的逶迤婉转,黄河的气吞山河,雅鲁藏布江的声势浩荡,金沙江的波澜壮阔……以及无数无数的河流与湖泊,我落脚在合川北城涪江边,开始关注河流的走向。我喜欢在卫星地图上合川:嘉陵江,一手挽着左岸最大的支流渠江,携手前行汇入长江。我竟然产生刘备、关羽、张飞“桃园三结义”之豪情的联想。它们岂止肝胆相照,完全是血液相融。

于是和一群驴友计划徒步合川境内三江。每个周末,从合川城区出发沿江而行,豪言要用脚步丈量三江。在一个夏日炎热的早晨,我们从涪江开始徒步。路过了许多村庄,华丽小楼与废旧的木屋相间。村庄早也不是印象中的村庄,人去楼空,杂草丛生。把帐篷搭在村子里,村民同情地看着我们简陋的装备,热情地邀我们进屋吃饭,我们委婉地谢

绝,但喜欢和他们聊天。夜晚的村子繁星点点,虫鸣蛙叫,寂静又空旷。有一些童年的记忆似乎被唤醒了。徒步三江的计划止步于太和镇。隔江遥望对岸,是潼南。我知道幼时的渠江也一样:将乡野的人们送到城市的腹地,荒芜了一个又一个村庄。时间有时是一把荒诞的尺子,衡量文明的进程,也衡量着找寻的过程。一种是向外、顺势前行,一种是向内、寻找自己。

前几年,合川沿渠江修建绿道,计划从合川主城一直修到涪滩古镇,全程数十里。作为拍摄工作人员陪同考察,我们乘船逆流而上。这条我曾肆意离开和忘记的河流,蜿蜒穿行在乡野间,岸边绿植丰满,炊烟缭绕,甚至随风飘来果香。2016年,首届重庆晚报文学奖在合川举行颁奖仪式。王明凯、傅天琳、蒋登科、大窗等所有参加颁奖典礼的重庆文坛大家都来了。我又一次乘船陪同重游渠江。大家在热烈和兴奋中看一江碧水,两岸村庄,拍照记录,回忆着自己的家乡以及文字里珍藏的故乡。四月细雨轻柔落下,出生在合川的大窗老师说,以前的渠江声势浩大,和现在的平缓判若两江。站在甲板上,我有些恍惚,我的文字几乎不涉足故乡,仿佛我从不曾有。

曾经跟一个喜欢哲学的朋友讨论:渠江汇入嘉陵江,为什么就不能是新的河流而依然叫嘉陵江呢?只是从一条河流到另一条河流,难道就失去了被命名的权利?我们是在卢作

孚广场讨论这些没有答案的愚蠢问题。近六米高的青铜雕像卢作孚先生的目光远处,是涪江缓缓流过。那时的卢作孚先生,以“航运是一切事业之母”,从上海买来小轮船,开启了川江航运旅途,完成了长江上游航运界的整合。那一段与民生与河流相关的岁月,卢作孚先生不仅在战争年代完成了中国的“敦刻尔克”,也完成了由嘉陵江到长江,由长江到大海的航运发展蓝图。在顺应民生的走向里抵达辉煌,又在凶猛的时代洪流中走完一生。而此刻我与卢作孚先生如此接近。我居住的小区在涪江二桥下,沿着滨江路步行几分钟即是卢作孚广场。其间的浮雕文化长廊我抚摸过无数次。余复光、于成龙、李实等历史名人,合州川剧文化、合川历史知州、历代进士、漕运文化,他们安静地活成浮雕和雕像。也曾步行至文峰街看涪江与嘉陵江汇合处,只是水波微澜,远没有渠江与嘉陵江汇合处的泾渭分明,仿佛它们本来就是同一条河流。

人类社会文明源于河流文化。尼罗河、幼发拉底河和底格里斯河流域的两河文明、印度河文明、黄河文明,这些大河文明与人类文明息息相关,是人类文明的源泉和发祥地。这些只是被书本储存的信息,现在在一点点开始溶解。2017年,随我一起生活的父亲因病离世,他唯一的愿望是回到家乡,在渠江边,磨盘山下,老屋门前。我们带着父亲回去,山河静默。我知道,我有了故乡,有了对山河的眷恋。

去年,从合川北城搬到南城,住在嘉陵江边。突然发现,冥冥中我一直跟随着三条河流的走向。这种感觉让我莫名欣喜。就像一段剪不断的关系,给予生命原本不可见的形式。仿佛一种生长,非虚构的生活里,有一些虚构的特性,这种特性来自于观看的方式。常常站在阳台,看附近的窗口,想象着一个个故事的发生。隔壁左边的房屋没人入住,常有房屋中介带人看房。有时是一群人对房子品头论足,有时只有中介热情推介,看房人只看着阳台外平缓流淌的嘉陵江。侧面的那个窗口,玻璃窗上贴着大红“喜”字。周末清晨,会看见一个长发女人,穿着蓝色长裙,坐在钢琴前弹奏,从未见过她的家人。更多的时候,常常沿江步行,看滨江公园漫步或舞剑的人们,看草地觅食的群鸟,看嘉陵江水的走向。江水原本直行东南下,受东津沱白塔坪的阻挡,以撞了南墙须回头的姿态,掉头向北流去。

周末带着家人爬山,爬上白塔坪俯瞰合川时,不知谁喊了一句:看,这就是朕的江山。全家人便笑闹着,和一弯碧蓝的嘉陵江水一起,在初春暖阳下微微泛波。细窄的脉络被打开,所有的情绪都舒放开来,所有的高楼矮了下去,远处的南屏大桥像一条线,牵扯着两岸。嘉陵江水,裹挟着渠江、涪江,也裹挟着我的成长岁月,一直在平缓流淌。和时间一样,流淌的形式近乎静止,从来都不曾沉睡。



诗歌

春日暖阳

(外一首)

○刘刚

阳光像山涧的瀑布倾泻下来
溅起朵朵浪花,飞上枝头
为大地霓裳装点绚烂的色彩

响彻林间的歌谣
被扇动的翅膀铺展开来
夹杂泥土和野草的气息
在风中欢快地手舞足蹈
小河随舞姿流淌出动听的旋律
蝴蝶随旋律翩跹着优美的舞姿

瓦檐下晶莹冷酷的冰块已荡然无存
新生的娇嫩绿芽骄傲地展现着
早春暖阳的妙手丹青
三五孩童嬉笑着在草地上奔跑
每个人手里都牵着一片悠闲的云
忽高忽低在空中飞舞

我的思绪瞬间被拽回童年
儿时,我也扯着一片五彩的云
在暖阳下俏皮地飞奔
时光流转,不经意间奔入中年
与春日暖阳一样
裹挟张扬的脾性,和煦而内敛

声声鸟鸣起乡思

一只北来的小鸟落在屋檐下
浑身散发出丝丝寒意
它用几近撕裂的叫声
急促地呼唤着附近的同伴
喊声直抵苍穹

被鸟鸣震碎的云块
化作思乡的泪滴
在燕子南飞的季节里
下起冰凉的细雨
就这样在雨雾中望眼欲穿

震颤的心,挂在
湿漉漉的苦楝子树上
像为数不多的干瘪的苦楝子
在风雨中摇晃成父母的身影
颤巍巍地,随时可能回归泥土

此时的心情就像一把刀子
好想调转刀尖甩出去
让一粒苦楝子亲泥土也好
可刀尖向内,扎得我心青痛
像小鸟那样的呼喊都不会了

一起向未来

(外一首)

○尚庆海

在龙的故乡
古老的东方
一起向未来
在北京唱响

五环旗帜下
欢乐的海洋
冬寒的光芒
把世界照亮

一起向未来
人类的向往
和平与友爱
谱写新篇章

一起向未来
无限的期待
我们手牵手
对未来告白

生命的荣光

不同的肤色
相同的梦想
不同的语言
共同的渴望

飘洒的雪花
闪耀着光芒
冰与雪奏出
春天的交响

五湖的宾客
四海的朋友
我们心连心
用微笑交流

随雪花起舞
在冰上滑翔
冰雪上绽放
生命的荣光



随笔

熬出来的「人生」

○罗驰

一天熬过一天,一年熬过一年……从生到死,如心电图一样波澜起伏,曲折向前,直至拉平,成为一条线。

熬,对人来说并非忍气吞声、坐以待毙、无可奈何,而是默默隐忍、战胜困难、蓄势待发,犹如古人所言“苦其心志”。

熬,是一种过程。“九层之台起于垒土”。土块垒成九层之高的平台,不是一时半日就能垒起的,必须“熬以时日”。曾听过竹子的故事,竹子前4年仅长了3cm,但第五年开始,每天以30cm的速度疯狂生长,化成一片竹海。可想而知是多么的难“熬”!王国维在《人间词话》里说,做学问经过三个境界,“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排在其间,成了起点与终点的桥梁,唯有“熬”下去,才能到达彼岸。

熬,是一种品质。小草熬过了寒冬,才有来年的重生;蝴蝶熬住了束缚,才得以破茧飞舞。在实现理想的征途上总会遇到坎坷不平,“熬”是磨炼意志,只有在百折千磨中,愈挫愈勇、屡败屡战,人才会坚韧起来。像“熬粥”“熬药”一样经受过烈火的考验,才能成为美食、良药。如果我们理想落空了,那证明自己还没“熬”到精湛;如果我们事业失败了,那说明自己还没“熬”到优秀……一切还需要再“熬”,“熬”出坚韧不拔的品质来。

熬,是一种智慧。一个“熬”字,形象传神,暗藏着人类智慧。爱因斯坦说过,成功=艰苦的劳动+正确的方法+少谈空话。这里“正确的方法”,也是指“熬”,不同的中药材,甚至同样中药材不同比例,熬出来的药效也是有区别的。同样一碗饭,同样长的时间,有的变成米饭,有的变成米酒,这就是因为目标方法不一样。有目标有方法的“熬”,就会成功;没目标没方法的“熬”,那就是混日子。在“熬”中要学会直指目标,学会总结,学会抓关键,学会理思路。

之前,我每遇到不尽人意的,父亲总是笑笑说:“不着急,熬一熬就过去了。”可惜,那时我并不知此意;当我人到中年,经历了更多的事,才明白:许多事情,一眼是看不到头的,一时春风得意,或一时折戟沉沙,都不会成定论,只需有目标有方法地“熬”下去,“今天受的苦,吃的亏,担的责,扛的罪,忍的痛,到最后都会变成光,照亮前行的路”,这恰与父亲教诲暗合。

最后我想说,亲爱的,别放弃,别退缩,不急不躁,不悲不欢,熬人生出的最高境界,人生百味,都是熬出来的。熬得住,出众;熬不住,出局。



散文



○王灿

初春尚有些冷。没有暖阳的日子,天总是灰扑扑、雾蒙蒙的,泛着淡淡的磁青色,像张爱玲小说里描写的场景。而人行其中,裹着还不够轻薄的棉衣,掩紧心底那一点关于春天的希冀,不置一词地朝平凡的下一刻走去。你以为她是孤独或寂寞的,你不完全懂她。她不会告诉你,在那些即将来临的晴朗春日里,她的心潮为何而澎湃。

城巷郊野俱已被春雨洗过,挑一个无需劳作的晴日,去做一件浪漫的事,她要一个人去抓住春光。下午两三点,往山里去。

说是山,其实也就是个小山包,山当然也有名字,土里土气中也能读出一两分质朴。她从不纠结山的名字,只在意山里风光。“草木蔓发,春山可望,轻线条出水,白鸥矫翼,露湿青皋,麦陇朝雉……”她喜欢的山水田园派诗人王维写给好友裴迪的书信里,以这样的词句来说说自己。

千年前的春山和如今的春山是不是同一个春山呢?她没有看见轻线条白鸥,可目之所及,正有草木葳蕤、春露莹然,鸡

鸣树底、鸭戏水间,绿野无限,生机自然也无无限。她为这样的生机而动容。

春山里,绿侵占了她的瞳孔。绿也是有年纪的,她曾经看到过一个作家形容绿色,不说“深深浅浅”,而是别出心裁地用了“老老少少”四个字。春野的绿大抵总是年轻的,似乎一揉,还能挤出鹅黄的汁液,恰如路旁疯狂占据春天的繁缕。

不知道为什么重庆方言里把繁缕叫做鹅儿肠,她觉得,繁缕才是最适合它的名字。丝丝缕缕,密且繁,有的还开出了细小的白花。这样柔嫩的春草原是可爱的,可惜的是,在农人的眼里,它的出现并不合时宜。她想起余秀华的诗句——“告诉你一棵稗子,提心吊胆的春天”。一棵稗子提心吊胆的春天,何尝不是一地繁缕提心吊胆的春天?因它们都是不堪采食的疯长的春草,只会和稻子、菜蔬之类的作物争肥,总免不了担心某一日,无情的锄头就会猝不及防地斩去它们的生命。

不知道这些繁缕能不能逃脱身为野草的宿命,不管明天如何,此时此刻,它们仍旧生长得肆意而欢欣,尽情抓住此

刻的春光。

青年大都往城里去了,春山的屋舍里居住的多是鹤发老者。鬓发虽白、皱纹虽生,在这生机盎然的春天里,他们也显现出无限活力。搬两根长木凳,三三两两地坐在地坝里晒太阳,用老道的方言摆摆龙门阵。今年种几挑谷子或哪些蔬菜?要不要养猪?要不要喂羊?话题无非是这些。他们似乎从没思考过生活或生命的意义,所谓悲春,是玩笔杆子的人才会做的事。他们不关心文学,只关心粮食。在春色里唠了一辈子的家长里短,叽叽喳喳到了暮年,还得唠下去,这才算不负今年的春光,才算不负这一生的春光。

这里有一山的鲜活,也承载了一山的逐渐老去的灵魂。她漫步春山之中,觉得自己不是个过客,而是切切实实成了山中的一部分。如今置身暖阳之下的她当然是鲜活的,但她也明白,就是这样的春光,一年一年在催赶着她走向“老”的彼岸,幸而这道路还长,她还有好漫长好漫长的岁月。

而此刻,春山可望,便尽兴看吧!



散文

遇见

○姜先惠

古往今来,有太多太多的文字,在描写着各种各样的遇见。

“蒹葭苍苍,白露为霜,所谓伊人,在水一方。”这是撩动心弦的遇见;

“这位妹妹,我曾见过的。”这是宝玉与黛玉之间初次见面欢喜的遇见;

“于千万人中,恰好就碰上了,没有早一步,没有晚一步。”这是张爱玲传奇的遇见……

好喜欢北大吕帆教授写给《朗读者》这样经典的开篇词。

而在辛丑年萧萧轻寒的春秋,也有属于我的惊艳的遇见,因偶然的机缘,我走进了合川教师进修校图书馆,她清新小巧,精致素雅,安静地矗立在校园的一角,似乎一直在等待我的到来。阳光妩媚地洒在她白色的屋身上,更增添了一层纯净圣洁的光晕。

说来惭愧,走进修校一年有余,居然没有发现有如此美好的去处,包括她身后那片每到春天都会姹紫嫣红、芬芳绕香的桃林、海棠与李花,我恼怒自己的固步自封,恼怒自己对陌生环境中人与事物本能的拒绝,从来不愿意多花一点时间去走走看看校园的周围,如此生生推迟了与她遇见相知相融的时间。

所幸,千差万别,终于还是让我遇见,我把她娇情地称作心灵的去处。

一头扎进去,熟悉林立的书架,优雅精美的装帧,明亮柔和的灯光,飘飘袅袅的茶香,舒适别致的桌椅,环保有序的规划,更让我惊叹!近四万册书籍

整整齐齐地列队那里,现代化、智能化、自动化的查询、借还系统,手指轻轻一点,你所想的书目就呈现到你眼前,方便快捷,准确清晰。看着焕然一新的她,怎不让人怦然心动?我才真实地体验到了与桌为伴、与书为友的别样的美,内心一直渴望得到的情愫,别样的意境,似乎一下子都得到了满足。

不想再隐藏自己真实的私念,遇见她,不说是欣喜若狂,小小的激动是有的,感恩世间,遇见是如此的美好。我想,我要成她的常客了,我将用在校的所有闲暇时光尽情饱览古今中外经典名著名篇,与这些高尚的心灵对话,找到自己安放心灵的去处。

时光荏苒,白驹过隙。回想自己半生以来一直喜欢阅读,涂鸦文字,常常憧憬能坐在窗明几净的图书馆看书写字,也常常希望在书店买回更多的精品书籍,可是,生活纷杂,条件所限,总是有那么多不被计划的琐碎缠绕与破坏,和自己软囊羞涩更羞涩,让愿望遥远又遥远,只能在自己的陋室里靠自己微薄的薪水里节俭着买点书来延续自己的梦想。看着自己一篇篇散文、一首首诗词相继在各报刊、网络文学平台发表,对图书馆的喜欢就更浓烈,只有阅读,才能增长见识,丰富自己的头脑,充盈内心,激发更强烈的灵感。“问渠那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嘛。遇见后我曾多次在学校图书馆里慨叹,如果能在图书馆上班该多好,如果能调换岗位该多好!同事安慰我,任何岗位都是一

样的在工作着嘛,如果调换她肯定也是不愿意的。她何尝不是也非常喜欢这里呢?一笑。

“书卷多情如故人,晨昏忧乐必相亲。眼前直下三千字,胸次全无一点尘”,五百多年前于谦在《观书》写道。如今我也有机会如此“观书”了,选一临窗位置坐下,随便抽出林清玄,或者汪曾祺的一本散文,就可以打发半下午时光。我对散文情有独钟,遇到特别喜欢的不仅反复阅读,而且读后还会在日记本上留下读书的感想。我读初中的时候喜欢把一些好句好段摘抄到笔记本上,现在脸上的皱纹日益深刻,却乐而不疲地重复少年时的喜好,在本子上抄抄写写。我做这些,已经没有当年一名初中生的功利;琢磨着将这些句子运用到作文本里,期望自己的作文成为范文被老师朗读。但感觉里,自己回到中学时光,青春的旗帜在耳边猎猎作响,有很多东西要学习,有很长的路要走。不过,我更多的时间还是习惯把精心挑选出的作品带回家或者办公室细细品读,然后再还回图书馆,那样就更体现了“书非借不能读也”,逼迫自己更快地看更多的书。不知现在还有没有像我这样的笨人实行这个笨办法,好让自己多看一点书。

奥斯特洛夫斯基曾说:“人的一生,不能燃烧,便会腐朽。”我不想腐朽,我也不太想有耀眼的燃烧。因为遇见,因为图书馆,因为这美好的阅读时光,我只想努力拓展人生的宽度与厚度。